

下午四时四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 (a)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892)
- (b)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893)

主席：黎巴嫩、埃及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三国代表曾经写信给安全理事会主席，信上要求按照宪章有关规定邀请他们参加讨论安理会当前审议的问题。

因此，按照惯例和遵照宪章第三十一条及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我提议，如果没有人反对，就邀请方才提到的三国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古德先生，黎巴嫩代表古拉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面前有一封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这封信载于S/11893号文件中，他在信里要求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安全理事会讨论此一问题时的辩论。

在这次会议前进行的非正式协商过程中，圭亚那、伊拉克、毛里塔尼亚、喀麦

隆联合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曾有同样的提议，这五个安理会理事国要求我公开宣布，这项提议不是根据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或三十九条的规定提出的，但如获通过，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这次辩论的邀请，将照会员国根据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被邀出席时的同一参加权利给予该组织。

请法国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主席先生，照你刚才所说的，我可不可以这样来了解，即不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

主席：正是这个意思。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埃及常驻代表在给你的信中要求召开一次安理会紧急会议，同时还要求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参加这次辩论。

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攻击行动引起了召开一次安理会会议的要求，我国代表团有鉴于此，认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提供的任何情况对于我们的工作都是有帮助的。

象我们一般地谴责一切暴力行为一样，我们郑重谴责以色列的轰炸。我们认为，在我们辩论结束，通过关于该问题的决议之前，听取有关各方的证词和提供的情况是有好处的。因此，我们认为应当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参加我们的辩论。

不过，在目前的情况下和在我们收到的控诉的明确范围内，我国代表团认为只能根据安理会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发出这项邀请，这一条规定邀请任何被认为合适提供情况的人。

事实上，安理会至今在第三十九条规定的范围以外所听取的人员就只有联合国会员国或非会员国的代表。因为拟想中的听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的方式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所订的不同，我国代表团觉得遗憾，将无法支持所提议的安理会应作的决定。

主席：按照我们先前协商期间所同意的程序，我将把本提案交付表决。然而，我在这样做之前将请有意在表决前解释他们投票的代表们发言。

莫伊尼汉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这个不幸时刻的一个好处，就是使我有机会表示美国对你得以在这个非常紧要的关头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个最重要的职位，感到极为高兴。你会了解到，美国代表团，以及我确信安全理事会中其他各理事国的代表团，都对你的审慎将事和一心一意使安理会的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深具信心。

美国代表团一直坚持就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列席安理会的问题进行表决。基于原则，我们将投票反对邀请该组织列席。

我们看到了一项彼此呼应的企图，想漠视议事规则的规定，把比安理会这些年来给予观察员政府的地位甚至还要高的地位，把比最近根据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而邀请的合法民族解放运动代言人的地位更高的地位，给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对于刻意背离议事规则的规定以迎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需要，美国不准备同意。

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不准备默许将要破坏谈判过程的行动，因为只有谈判才可以导致和平。我们这样做的理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三番四次地告诉大会说，他们不屑采取逐步的谈判办法，就在前天还这样说。他们公开宣称他们敌视、甚

至蔑视安理会的工作。他们断然拒绝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这份决议几年来一直是认真谈判的唯一的公认基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现在却又引据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中采取的行动，来更进一步地破坏谈判过程。

由于这些很根本的原因，我们彻头彻尾反对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邀请巴解组织，会否定谋求中东和平的努力。

达成和平与安全是安全理事会最崇高、最根本的目标。就中东的情况而言，我国政府致力于在达成这个目标的方向上，积极地起领导作用。我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主张，使中东出现和平与安全的安排，必须反映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利益。凡是蔑视安理会的规则，和完全漠视以色列国人民的感受的努力，只有增加谋求和平的困难。

这种想叫本组织同一个乌合之众的恐怖主义组织打交道，把它视为具有主权特征的实体政府的企图，是太过份了。我们促请凡是希望中东有公正和平的人都不要支持这种企图。

美国将投反对票。

主席：谢谢美国代表对我个人所说的客气话。

芬奇先生（意大利）：十二月二日，以色列飞机轰炸黎巴嫩村庄以及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造成了大量死伤，其中有妇女和儿童。意大利政府过去曾坚决地谴责相同的不幸事件，现在也同样坚决地谴责这种被称为“预防性的”行径。

因为我发言了，我愿意立刻向所有空袭伤亡的家庭表示我们诚挚的同情、深切的哀伤和忧戚与共的感情；这些空袭的受难者就是在黎巴嫩境内无辜遇害的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平民。

我们又再度面对一项暴力的行径，我愿在这里代表我国政府，重申我们谴责任何暴力的行径，不论犯的人是谁，在什么地方犯的。

空袭之后，黎巴嫩和以色列都按照联合国会员国的权利，要求对攻击事件进行辩论。同时，主席先生刚才已向安理会宣布，埃及常驻代表请准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这次辩论。我们认为，这项请求是相关的，因为我们都清楚了解，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当使巴勒斯坦人民和他们的代表可以表达他们的想法，把他们认为对我们审议的案件不可或缺的事情，都告诉我们。此外，我们当然也很想听他们可以提供给安理会的各种情况，从而帮助我们审查在我们职权范围内的事项。

关于这一点，我要非常明确地说，我们的确赞成接受埃及常驻代表的请求，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有机会表示他对这件惨案的看法。然而，经过非常审慎地研究《宪章》、安理会议事规则和有关的先例，并且考虑到联合国赖以建立的原则之后，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除了可以根据，并应该根据安全理事会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明确规定来接受埃及代表的请求外，别无他途。

我们认为，不幸的是，有些安理会理事国却不以为然，认为不宜照行之已久的惯例，根据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来接受埃及代表的请求。事实上，我们面对的动议，是要求根据对这种长期的惯例而言全属创新的规定，来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这次辩论。如果接受这项提案，我怕这会开了一项后果难料的先例。事实上我们心里对这种作法可不可以接受和是否符合《宪章》条款、议事规则、以及联合国的精神，深为怀疑，并有所保留。我愿详细说明一下这个问题，以便我们的疑虑和保留，可以适当地记录下来。首先，联合国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组织，至今没有人会不把这一点视为理所当然。在联合国内所订、所拟的权利、义务、特权和责任是同国家的本质联在一起的。不论我们对某一个组织如何感觉如何考虑，如何同情，但在该组织同联合国之间建立某种形式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只要该组织缺乏国家地位，该组织同主权国家间就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我只想讲，我们能够看到，在目前的讨论和计划在一月间举行的对整个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的辩论之间，有些不同之点，因为从政治上说——我必须讲清楚，不是从法律上而是从政治上说——很难否认巴勒斯坦人民不代表着主要的有关方面之一。关于这一点，在不损害我们一月间采取的立场的条件下，我愿重述一下意大利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民族认同的权利和对居住地的权利。此外，有不少法律上的问题也要提提。主席先生，我确信你了解到，由于我代表的国家在形成法治的观念方面具有悠久的传统，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相当敏感。可是，我不想就这点加以发挥，而只想提出一个基本问题。

关于这一点，我们应不应该把给予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相同权利给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这件问题上，不论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会不会对可能干涉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主权，引起十分严重的法律和政治问题？当然，我现在指的是黎巴嫩，我的意思是说，空袭所轰炸的是该国的领土。换句话说，在这个案件上我们有一个主要的当事方。只要《宪章》条款和议事规则同目前一样，我们就不可能有两个主要当事方。这就是说，我们认为只有黎巴嫩是独一无二的国际法人，有权对以色列侵

犯其国家主权，提出自己的意见，自己的要求。

在我们这边，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我们有单独的和集体的责任，维护对现行的《宪章》条款和议事规则的尊重。我们认为，下列这种作法是同国际法的本质不一致的、相抵触的：关于对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的同一控诉，竟给予两个不同的——用非常简明的话来说——实体，即黎巴嫩国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国际上，即在安理会内，相同的发言权利。我们认为这将立下一个非常危险的例子，我怀疑有多少联合国会员国会主张安理会可以真的超越其权力和特权，通过产生这种剧烈的变革；这种变革当然不能说是程序上的问题，因为它对世界秩序引起了极端重要的实质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远远超越了审议中的具体案件的范围。由于这个理由，我们无法支持这种提案。

斋藤先生（日本）：日本政府在审慎考虑后认为，要解决中东问题而没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无论怎么努力都不会有结果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巴勒斯坦人，他们是对这个问题的主要有关方面之一。因此我国代表团所采取的立场是，安全理事会在明年一月进行有关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的讨论时，应当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

至于今天安理会面前的问题，即以色列对于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袭击的这一令人惋惜的事件，我们对巴勒斯坦人因此遭受严重伤亡极感悲痛，我国代表团认为，应当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到安全理事会就这次袭击事件发表声明。我们认为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适用于当前的情况。我们也有过按照这条规则向代表各种组织包括解放组织在内的个人发出邀请的前例。我国代表团将全力支持，按照第三十九条规则，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安全理事会辩论的要求。

扎哈维先生（伊拉克）：我国代表团感到极不幸的是，美国代表竟不择手段，借此机会又发动另一次宣传的把戏，利用这个组织，为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大众新闻传播大演其戏。他似乎不知道我们在此集会是因为由于一件最野蛮的恐怖主义者的袭击而引起的控诉，袭击者不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而是美国代表认为应当为之辩护的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如果有任何恐怖主义行为的话，那正是我们今天在此开会的原因，它是从另一方面来的。

有人问为什么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提出要求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我现在读第三十九条的条文：

“为审议安理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安全理事会可邀请其认为合适的秘书处人员或其他人员向安理会提供情报或其它协助。”

这是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我强调：暂行议事规则。不幸的是，这些暂行议事规则并没有预计或考虑到非联合国会员国的当事者或者仍非秘书处人员或“其他人员”当事者参加的可能性。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好是最近

一次恐怖主义的野蛮行为的主要目标。 这个组织在联合国内也正好获得正式的地位——即，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的常驻观察员的地位。 是不是要根据一项只考虑秘书处人员或个人或其他人员的规则邀请这个组织到安理会来参加会议？ 我想不是的。 显然地，也不能依照第三十七条规则来邀请，因为这一条规则只适用于本组织的会员国。

大家一向认为，安理会或——就此事来说——任何其他组织，是自己的议事规则的支配者。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安理会有责任对这些议事规则作出决定，尤其是因为我们目前的议事规则并没有对这个事项作出规定。

另一件可以作为先例的类似情况是邀请两个越南国家的常驻观察员。 而且他们也得到了常驻观察员的身份；他们不能够按照任何其他议事规则被邀请。 邀请他们来安理会出席的时候没有提到暂行议事规则的任何规则。

我们因此决定，同我们不结盟国家的同事一起支持埃及代表提出的要求，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本安理会的辩论，不须根据那一条规则，而且现在要由安理会来决定这件事并就此提案作出判断。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安全理事会今天开会来讨论一长串国际海盗行径和侵略行径中的一项事件，这是多年来以色列对邻国黎巴嫩采取国际恐怖主义性质攻击的一长串事件中的一件。以色列的保护者为了转移别人对这件有目共睹的明显事实的注意力，无论怎样歪曲，无论怎样大谈另一方的恐怖主义，也无法掩饰这一新的国际罪行。不过，苏联代表团保留就这个问题的实质单独作一次发言的权利。

安全理事会非正式会议已经相当详细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大家同意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但却不是根据议事规则的第三十九条或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在这里不适用。这一条是关于安全理事会邀请秘书处人员或其他人员的规定。我们现在不是讨论关于联合国秘书处人员或什么个人的问题。我们讨论的是关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正式代表，而联合国的正式文件和大会的文件都已经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

因此，各位安理会的理事国：有人在这里利用法律上的诡辩手段，来掩饰他们企图阻止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来参加安理会关于新的以色列国际不法行为的讨论。我们要不许他们这样作。

大家在协商中已经协议，邀请正式观察员参加安理会的会议，暂行议事规则无此规定。安全理事会的暂行议事规则是三十年前草拟的，那时候在联合国里根本就没有正式观察员这回事。暂行议事规则的起草人显然还不是先知；他们无法预见联合国会有这种新制度。

现在的联合国，有了正式观察员，所以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当安全理事会里讨论直接涉及它们的问题的时候，怎样可以让它们来参加。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原则上很重要的规则，过去安理会已经运用不止一次了。这条规则的内容是什么呢？这条规则是：安全理事会本身应自行决定它的规则。因此之故，安理会完全有权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来参加安理会的会议，不需要引用第三十九或第三十七条规则。当安理会讨论两个越南国申请加入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时候，邀请了两

国的正式代表来参加会议，就是运用这条规则；尽管为了我们都知道的理由，安理会没有通过推荐它们。所以，在现在的问题上，如果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希望邀请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来参加关于本问题的讨论，我们完全不必在暂行议事规则的规定上斤斤计较，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邀请两个越南国的正式代表来参加安理会会议的时候，并没有引用什么议事规则。

关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合法性和责任问题，有一位发言人说，有些联合国的观察员是合法的，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正式观察员却不能算合法。这种说法当然是完全不合事实。让我们来看一看事实是怎样的。大会第3236(XXIX)号决议确认“要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巴勒斯坦人民是主要的一方”。本届大会所通过的第3375(XXX)号决议正式决定，“任何旨在达成中东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和讨论，都必须有巴勒斯坦人民参加。”大会这个决议决定：“邀请代表巴勒斯坦

人民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与其他与会者同等的地位，根据大会第 3236 (XXIX) 号决议，参加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的一切关于中东的努力、讨论和会议。”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第 3237 (XXIX) 号决议还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联合国拥有常驻观察员的地位。还有比这更合法的合法性吗？大会的决定就是联合国的法律。大会“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观察员身分参加在大会主持下召开的一切国际会议的会议和工作。”还强调指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有权以观察员身分参加在联合国其他机构主持下召开的一切国际会议的会议和工作”。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安理会讨论以色列对黎巴嫩最近的侵略，是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因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联合国所代表的巴勒斯坦人民，不仅是中东冲突中占有平等地位的一方，并且在这次侵略事件中，还是侵略下的主要受害者，这是因为以色列的国际海盗行径不仅侵入黎巴嫩的领土，也侵入了巴勒斯坦难民营所在的地区。以色列犯了双重罪行：破坏领土完整和无故攻击主权国家。难民们本来就是因为在以色列的侵略而被逐出家园，这次攻击又在难民营址造成数字很大的伤亡。邀请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来参加讨论，还需要什么比这些理由更强的理由吗？

苏联及其在安理会的代表坚决主张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正式参加安理会就以色列最新侵略事件即将进行的讨论。我们最坚定地支持安理会不结盟国家集团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提案：就是应该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式参加安全理事会关于本问题的辩论。这个邀请完全符合大会的各项决定，符合十一月三十日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我要特别指出：在大会里讨论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大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审议这个问题而通过第 3210 (XXIX) 号决议的时候，在所有安理会的理事国中，有十二国投票赞成。

这个决议说：

“大会，

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是巴勒斯坦问题的主要当事人，

邀请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审议。”

今天，安全理事会正在讨论直接关系到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难民营的野蛮、凶残的攻击，使巴勒斯坦人民遭受苦难。安全理事会不能够不顾大会的意见；如果不顾，就会大大地破坏了它作为负责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主要机构的威信。它所负的责任是：不论发生在什么地方，不论谁是侵略者，它应该采取决定性措施，制止侵略。

如果那些在大会中投票赞成邀请以阿拉法特先生为首的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的安理会理事国，今天竟在安理会上改变主张，阻止邀请合法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那实在是最大的不幸。

以上是苏联对本问题的主张。

苏联代表团认为，邀请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以正式观察员身分，来参加关于最近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野蛮侵略的审议，是正当的、必要的、合理的。这次侵略只是长期一连串侵略事件中的一件。任何在法律上吹毛求疵的强辩，都不足以反对安理会通过这个决定。

莫伊尼汉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为使我们今天下午在这里说的一些话记录正确起见，我要小小打个叉。

伊拉克代表宣称，八月份安全理事会决定听取两个越南的发言，是提议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正式参加”的先例。越南的情况和这件事完全不同。当时安理会是邀请两个越南在表决之后向安理会发言，而不是“正式参加”。

第二，当时是在“没有人反对”的基础上发出邀请的。主席非常适当地停顿了一会儿之后才说：“没有人反对，动议通过了。”而现在这件事却有人反对。

第三，虽然当安理会邀请两个越南时，当时的安理会主席并没有提到安理会的任何一条议事规则——他不需要这么做；我们知道是根据哪一条采取行动的——事实上发出邀请的法律根据是第三十九条。正如意大利代表今天所说，按照现行的议事规则，不可能有别的根据。

最后，关于这一点，不管我们认为只有一个越南还是有两个越南，至少有一个这样的国家肯定存在，但是巴勒斯坦国并不存在，连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都没有宣称有巴勒斯坦国存在。因此不该把巴解看作一个国家的政府。

总之，今天下午安理会若干发言人提到安理会在这次正式会议之前举行的不公开协商中，有哪些达成协议，有哪些未达成协议。我遗憾地说，在若干点上美国代表团的记忆和安理会其他理事国的记忆有很大的不同。我感到遗憾，因为这的确显示出我们的记忆有了问题。我绝不是说有人误传事实，更不是说有人故意歪曲，但是我们对我们的记忆和了解与安理会其他理事国的记忆和了解有这么大的不同，感到苦恼。事实上，如果安理会举行不留记录的不公开会议的惯例，竟造成了后来的混乱或歧见，甚至利用未留记录的情况来占便宜的话，那么显然安理会有些理事国使这种惯例继续下去的安排将受到减损，而我们工作过程中的改革创新精神大概也将开始衰减了。

我非常公开地提出这一点，并不是要指责任何人，而只是因为在我看来，在这次辩论中提到未留记录的以前的协议是没有用处的。

契尔努申科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同安理会不结盟理事国代表持同样的看法，它们鉴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具有观察员地位，并按照安理会在这种情况下的惯例，提议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参加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对这一点提出的反对意见，都只是形式主义的诡辩，完全不可能得到赞同。

大会在许多决定中都着重指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解决有关中东的整个复杂问题上的权利和作用。目前很难想象，没有代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参加，怎么可能讨论或解决有关中东的任何问题。在通过了安理会理事国都很熟悉的许多这种决定以后，我们不能不对某些人所持不顾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和世界社会的意见，而继续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视若无睹的立场，感到遗憾。至于问题的实质，安理会其他理事国曾说过，第二个重点是，以色列在黎巴嫩针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难民居留地犯下了侵略罪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怎么能忽视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的公认的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呢？在这种情况下，谁最能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呢？我国代表团认为毫无疑问，只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它的代表才能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

因此，白俄罗斯坚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它的代表，从安理会一开始审议这个问题起，就应该参加安理会的工作。鉴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观察员地位，安全理事会邀请这个组织的代表参加审议这个问题，才是认真尽责的态度。

扎哈维先生（伊拉克）：我抱歉今天下午要再次发言，但是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要使记录正确。

关于美国代表刚才的发言，我要指出，我们认为安理会邀请参加辩论的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解放运动，并不是要点。现在发出的邀请，是请一个联合国常驻观察员参加安理会的辩论。

第二，不引用任何议事规则而邀请参加一事已有先例。这次的邀请同给予两个越南代表的邀请，在没有引用议事规则的任何一条特定规则上，是相似的。

第三，我不记得——虽然我的记忆或许也有问题——我说过两个越南的观察员被邀请正式参加安理会的审议和辩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从记录上看得出来，或许记录可以证明这一点——我是说，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的辩论。

现在当我正在发言的时候，似乎还记得美国代表要阻止巴解参加辩论，他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因为巴解所表现的只是“轻视”和“蔑视安理会的工作”。（上文，英文本第7页）。

也许可以原谅美国代表不知道事实上是谁对安理会表现出最大的蔑视和轻视——因为他才来不久——但是我要劝他读一读安理会记录。他会发现正是他要保护的以色列国对安理会和联合国表现出最大的蔑视和轻视。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要求发言，澄清一点。

我想一个人一定非常鲁莽，才会任意解释他不在场的安理会非正式协商会议上对问题的讨论。我们不能同意把联合国正式观察员，分为头等和二等观察员的想法。在任何一条议事规则或任何联合国文件中，都找不到这样划分等级的规定。

第三点：我绝对肯定安理会主席在邀请两个越南国家的正式观察员参加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时，没有引用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因为根本不需要这么做：两个越南国家的正式观察员是联合国的正式观察员而不是任何个别私人。当时安全理事会主席，毛里塔尼亚代表——很遗憾他不在场，因为他可以证明我的话——没有引用

第三十九条。 所以要把他实际上没有做的事归因于他，至低限度是很奇怪的。

在准备今天的会议时，我花了工夫仔细读过安全理事会记录，而且正是讨论主席邀请两个越南国家的正式观察员的发言的那段记录，记录中完全没有提到第三十九条。 我想我们应该在这一点上使记录正确。 我认为这么做是有用的。

莫伊尼汉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打个叉，首先，要向我的苏联同事保证美国对记录的了解同他完全一样。 我们没有任何误解或歧见。 而且无论如何，误解或歧见都不会有什么用，因为事实上记录在那里。 如果我简单地重述一下我在评论对两个越南的邀请时所说的话，或许是有用的。 我说的第三点是：

“第三，虽然当安理会邀请越南时，当时的安理会主席并没有提到安理会的任何一条议事规则……事实上发出邀请的法律根据是第三十九条。 正如意大利代表今天所说，按照现行的议事规则，不可能有别的根据。”（上文，英文本第27页）

那一段到此结束，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要答复美国代表的话，那是他自己的解释，而不是主席的解释。 至于他的了解是什么，最好问他自己而不该替他解释。

凯恩先生（毛里塔尼亚）：我认为我们正在进行无休无止的争辩。 主席先生，你对安全理事会提出的问题十分清楚。 然而在今天的辩论中，似乎有人引述毛里塔尼亚的话，尤其是用来作为根据的方式来引述。

虽然毛里塔尼亚常驻代表不在场，我现在要代表毛里塔尼亚发言。 对我们来说，毛里塔尼亚的任何一位代表，不管是不是常驻代表，都代表毛里塔尼亚。 因此，我要代表毛里塔尼亚说，当哈桑大使向安理会提出建议的时候，他是安理会主席的资格而不是以毛里塔尼亚代表的资格提出的。 我想安全理事会的记录

在这一点上十分清楚，不需要再请毛里塔尼亚代表自己来解释了。他对安理会提出的问题十分清楚，对那个问题的答复也十分清楚。我想我们应当避免引述毛里塔尼亚代表的话，而应当说是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话，是安理会主席请安理会答复他的问题，对那个问题他得到十分清楚的答复，那个答复在安理会有记录可查。因此，我要请各代表团引述安全理事会主席，而不要引述毛里塔尼亚代表。

莫伊尼汉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很高兴有机会提醒我的毛里塔尼亚同事注意，早些时候我对安理会所说，并且刚刚才引述过的发言的形式，正是他十分明白地希望我们采取的形式。我说过，我要再说一次：

“第三，虽然当安理会邀请越南时，当时的安理会主席并没有提到安理会的任何一条议事规则……事实上发出邀请的法律根据是第三十九条。正如意大利代表今天所说，按照现行的议事规则，不可能有别的根据。”（上文，英文本第 27 页）

凯恩先生（毛里塔尼亚）：很抱歉我又要发言了。我完全听任美国代表对安全理事会主席在提出建议时所作的发言——我再说一遍——提出任何他认为恰当的解释。

主席先生，关于你向安全理事会所提出的建议，是否同毛里塔尼亚代表日前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时所提的建议相似，甚或完全相同，实在十分明确。无论如何，你提出的问题是清楚的，每个代表团可随意对这个建议投赞成票或反对票。因此，我认为不必回顾安理会以前的各次会议，来寻求适合任何一方所采取的立场的解释。

主席：既然在表决前没有其他人要发言，我愿意以联合王国代表的身分作简短发言，以解释我的投票。

我现在以联合王国代表的身分发言。我希望说明为什么我要投票反对由圭亚那、伊拉克、毛里塔尼亚、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提出的提案。该项提案打算给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参加安理会有关这项辩论的各次会议的权利，这远超过了在这类情况下通常认为适当的作法。我国政府认为，在安理会会议上给予巴解组织这种例外的地位，就是不恰当、也不必要地改变了安全理事会既定的惯例。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规定，只有本组织的会员国才能享受这种待遇。我们觉得没有充分理由要改变这个立场。所以，我们当然认为对不仅不是本组织会员国，而且根本也不自称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府的这个团体，给予这种待遇是不当的。大会已给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某种地位，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地位同取得本组织常驻观察员地位的国家有所不同。

另一方面，我们感到很重要的一项考虑就是，安全理事会现在所收到的控诉，基本上是关于一个会员国——黎巴嫩——的领土主权受到侵犯的控诉，而黎巴嫩本身将充分参加我们的讨论。不过，我愿意明确指出，我今天代表联合王国投票的方式完全不影响联合王国政府在安理会处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另一个辩论的问题时——我们最近已同意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开始——将作出的决定。

现在，依照我们在协商时所议定的程序，进行表决埃及常驻代表以书面提出并

经圭亚那、伊拉克、毛里塔尼亚、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予以支持的提案，这项提案是应当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这次辩论，而这种邀请将给予该组织以根据第三十七条邀请一个会员国参加时所给予的同等的参加权利。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圭亚那、伊拉克、毛里塔尼亚、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反对：哥斯达黎加、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法国、意大利、日本。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九票赞成、三票反对、三票弃权。因此，该提案获得通过。

哥斯达黎加代表请求在表决后作解释性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萨拉萨尔先生（哥斯达黎加）：我国代表团希望说明对该项提案投反对票的理由。正如安理会若干支持该项提案的理事国所说，提出该项邀请在于给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的资格，它们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

但是，因为我们不同意该项资格，所以，我国代表团不支持大会第 3236 (XXIX)号决议。我国代表团认为，在给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的资格以前，应举行某种方式的公民投票。基于明显的原因，目前还不能举行这种公民投票。

既然没有举行公民投票，我国代表团就不能支持在巴勒斯坦人民表达其愿望前任何企图给予唯一代表权的程序。虽然我国代表团同意，鉴于安全理事会在此时

审议这个题目，应当听取巴勒斯坦人的意见，但是，我们不同意主张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出席并给予该民族的唯一合法代表的资格的看法。

同时，我国代表团认为，象所提出的该项邀请那一类的邀请是可以在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内找到它的依据的。

主席：依照安全理事会刚才所作的决定，我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阿克勒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认为安理会现在已准备进行审议列入议程内的该项问题。

发言人名单上的第一位为黎巴嫩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古拉先生(黎巴嫩)：主席先生，这个会议应我们的要求而召开，我愿向你和安理会各理事国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激。我也愿借这个机会祝贺你荣任安理会的主席，并预祝你顺利完成为国际和平与安全服务的各种职责。

在我谈到正题以前，首先我要说明一点。我国代表团对安理会刚作的决定很感高兴。这符合我们支持埃及提案的态度，这一点昨天我曾亲自向你，主席先生，表达过。基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同意，将对这个事项的实质内容的讨论，延迟到今天安理会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安理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的这个重要问题，作出决定以后再予进行。安理会刚才作出了决定。

自从安理会于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通过第三四七(1974)号决议以来，黎巴嫩就一直避免把以色列一再侵犯黎巴嫩的问题提到安理会来讨论，这有两个理由：第一，因为以色列公然违抗安理会的各项决议，而安理会又不愿采取措施，制止以色列再进行侵犯；第二，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这种作法有利于为解决中东问题目前正在进行的各种和平的努力。

但是，以色列却肆无忌惮地一再侵犯黎巴嫩。自从一九七四年四月以来，我们向安理会提出许多控诉的信件，警告安理会说，除非它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以色列进行进一步的侵略，这个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事业将不断地受到危害。因此，今天我们再度来到安理会，提请它注意以色列最近对黎巴嫩进行的大规模和残暴的，使人无法忽视的空袭。

黎巴嫩政府决定向安理会提出这个问题时，也认为以色列的攻击行为已经严重到对和平事业发生威胁的程度。

国际生活是多么充满讽刺和虚伪。让我向安理会重复一些犹在耳际的一些话：

“我们希望和平，我们已经伸出手来表示愿与人和平，我们准备向和平迈进……” (A/PV.2423, 英文本第57页)

这些话是以色列常驻代表赫佐克先生在两天前，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日当大会在审议中东局势时向大会说的。

就在同一天，以色列的确伸出了它的手，但是这是一只又来侵犯黎巴嫩的手——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侵犯黎巴嫩平民和在我国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以色列这种伪善和两面派的嘴脸，已经暴露过多次了，这又一次露出了它的尾巴。它言行不一，和平不离口，随时下毒手。

就在十二月二日的那个早上，贝鲁特当地时间上午十时零五分至十时三十分间，由三十架鬼怪式和空中猎鹰式飞机组成的以色列几个空军分队同时袭击了黎巴嫩北部和南部的三个主要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两个喷气式飞机的编队侵入黎巴嫩领空，从海面向东飞来。攻击的飞机低飞而来，支援和掩护的飞机则飞得较高。

一个编队袭击了离黎巴嫩—以色列边界 200 多公里的黎巴嫩北部边境的巴雷德河和巴达维两个难民营。第二个编队袭击了在南部黎巴嫩的纳巴提亚的难民营。这些大规模的空袭杀伤了许多人。也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

根据最新的官方情报，在黎巴嫩北部有 8 个黎巴嫩人和 78 个巴勒斯坦人死亡；2 个黎巴嫩人和 106 个巴勒斯坦人受伤。4 所黎巴嫩的住宅被毁，20 所受到严重损害。在南部的纳巴提亚，据报有 4 个巴勒斯坦人，12 个黎巴嫩人死亡，9 个黎巴嫩人和 11 个巴勒斯坦人受伤。图尔村的 4 所住宅被炸毁，其他多幢受损。三部汽车被毁。难民营内和附近地区的许多建筑物也同样受到毁坏。

目前还无法决定这些空袭的受害者的确切数目，因为许多尸体还埋在瓦砾中。有些炸弹直接命中防空洞，而避难其中的尸体还没有挖掘出来。在各个袭击中，都投了一颗 250 公斤重的炸弹，其中有些是定时炸弹。有很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受害者是妇女和幼童。

众所周知的，最近几个月以来黎巴嫩经历了各种严重的苦难。黎巴嫩人民和

政府共同努力使其恢复正常，重建法律和秩序，促进和谐和加强民族的团结。正在黎巴嫩治愈创伤，恢复稳定之际，以色列居然选定这个时机，预先计划，残酷无情地对着黎巴嫩的许多地区进行攻击，乍看起来，似乎有点奇怪。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忘记以色列既定的挑拨和延续黎巴嫩的混乱状态的政策——安理会已经好几次谴责了这种政策，我们就不再对此表示诧异了。

安理会刚刚于十一月三十日，上个星期日，作出决定，将联合国观察员部队的任务再延长六个月，以色列居然就再度进行这次新的侵犯行为，这可能也会令人感到奇怪。但是正由于以色列深怕戈兰高地再度获得稳定，才重施其懦弱胆怯的策略，向一个毫无掩蔽而没有设防的国家进行攻击。

公开表示希望和平的人，居然没有政治勇气面对和平，也没有道义上的毅力接受国际现实，这也是同样自相矛盾的。安理会的多数理事国通过安理会主席于上星期日作了一项重要的声明，即准备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预定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举行的安全理事会的辩论。这项声明是在其各项决议之后所作的决定，这些决议保证广泛和日益增加地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各种权利和他们参加他们的前途有关的所有会议和努力的权力。巴勒斯坦问题一旦呈现出真相，必然在以色列引起很大的骚动，使其领导人焦虑不安，终而采取这种师出无名，丧心病狂的政治报复行为。

我们不能了解这种袭击有任何显然的理由。我们却确实知道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并没有作出任何行动，足使以色列作为进行攻击的借口。而且，以色列本身也证实这一点，它说，这个侵犯行为不是惩罚性的而是预防性的。这在国际事务中是一条危险的通路。难道各国都可以自作主张来决定什么是预防性的行为吗？如果是这样，这将使世界开倒车，回到弱肉强食的时代，而远离了以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黎巴嫩遭受了因以色列的建国和接着将巴勒斯坦人民逐出家园而引起的中东的多次战争和灾难。以色列首先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以其空军突击队狙击贝鲁特机场，从而开启了直接侵犯黎巴嫩的暴力年代，这是以色列对这个地区的政策的一部分。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领土、领空、领海进行了多次的袭击、空袭和侵犯，这些行为使我们不得不请求安理会采取各种措施，制止以色列继续或重复其侵犯黎巴嫩的行为。

安理会几次谴责了以色列，并警告它不得再度进行侵犯，都没有收到效果。安理会的决议没有一项制止得了以色列。以色列反而对安理会的各项决定和联合国其他决议公然表示蔑视。就在前几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代表站在大会的讲台上，将刚通过的决议撕成碎片，这是联合国史无前例的傲慢行为。更严重的是，尽管我们提出多次的控诉和警告，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捍卫者的安理会，却不能使其各项决议生效。

这些袭击造成了数百人的伤亡，数百栋住宅被毁，许多村庄被夷平，黎巴嫩南部成千上万的人被逐出家园。这些黎巴嫩的难民被迫放弃他们的家园和土地、他们的正常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生计，而在国内其他地区寻找避难的地方。我国人民的大动荡不是黎巴嫩有限的资源所能负担的，使黎巴嫩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更见紧张。如果以色列对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关于中东问题的各项决议和声明确实不满，为什么要拿黎巴嫩来泄恨而使黎巴嫩受其侵略之苦呢！

自从以色列建国以来，它就成为中东不稳定和暴乱的来源。它想借国际上的撑腰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战争是它的主要工具。事实上它所能亮出来的就是残暴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黎巴嫩却一向是联合国的忠实会员国而致力于国际和平，这是从来没有人怀疑的。我国被迫承受着各种沉重的压力，黎巴嫩人民为各种不是他们引起的问题而遭受莫大的痛苦。

以色列不求解决中东问题，反而认为煽起对黎巴嫩的仇恨是正当的。如果以色列尊重联合国关于中东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各项决议，它就不必面对轰炸黎巴嫩和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难民营的问题。以色列现在所患的毛病就是作茧自缚。

最近联合国所作的各项决议都试图补救巴勒斯坦人民所受的各种创伤。以色列没有资格享有只挑选对它有利的那些联合国决议的奢侈。它表示要向中东各国伸出和平之手的可疑的声明已经真相败露。以色列应该作出令人相信的声明。

黎巴嫩一向认为，现在再重申，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除非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他们已为联合国所承认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特别是他们自决和建国的权利，否则这个问题将得不到有效和持久的解决。中东问题的这一方面，多年来被置之不理。甚至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第242(1967)号决议，也只提到巴勒斯坦的难民问题。这个问题不只是国际社会应提供粮食、住所和各项重要服务的难民问题。这个问题是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使他们得以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和国土上，尊严地生活，和为他们的前途努力建设的问题。国际社会应当公正地、确实地和迅速地面对这个问题，而在寻求中东问题的其他各方面的解决方案的同时，应为此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不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将使中东各民族的国家遭遇更多的悲剧，而使现状无限期地溃烂下去。

黎巴嫩拒绝作这场悲剧的无辜的受害者。黎巴嫩要求停止对它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黎巴嫩保请安全理事会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执行它的职责。

联合国理应保护弱小国家，使其免受军事威胁。 联合国不是来保护能够自卫的大国的。

我们再次向安理会提出我们的问题，希望安理会能起而行之，在和平与安全受到最严重威胁的地区，为受到最严重威胁的人们执行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

我们要把在安理会提出问题的立场说明清楚。 我们希望安理会能通过必要的决议，强烈谴责以色列政府违反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所规定的义务，对黎巴嫩进行有预谋的空袭；我们希望安理会能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其对黎巴嫩的一切军事袭击；我们希望安理会再度向以色列提出警告，即如果以色列再进行这种侵犯，安理会将考虑采取各种步骤和措施，来执行其各项决定。

这些是我们向安理会提出的要求；这些是我们向安理会提出的起码要求。 如果安理会明智地愿意采取进一步行动，我国代表团将会感到高兴，但是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低于这个起码的要求。

主席：谢谢黎巴嫩代表对我的夸奖。 我现在请埃及代表发言。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主席先生，我愿对你应埃及和黎巴嫩的要求召集安全理事会的这次紧急会议表示由衷的感谢，并且对安理会各理事国同意我们的要求，表示感谢。我们相信，在你英明的主持和各理事国的积极参与下，安理会的这次辩论必将产生正面和有效的成果，从而对加强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并将提高各方对联合国宪章的尊重。

显然，这并不是安全理事会第一次面对以色列侵略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这一点在安理会记录上已经表现的很清楚了；重要的是，被侵略者，即巴勒斯坦人民，却是第一次有机会参加这个问题的审议。我们深深感谢圭亚那、伊拉克、毛里塔尼亚、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瑞典、中国、白俄罗斯和苏联的代表。他们今天所投的赞成票，揭开了一个基于正义和自由的新时代的序幕。

我们认为，如果难民营中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民不断遭受以色列的狂轰滥炸，安全理事会至少应该给他们的代表一个说话的机会；尤其是大会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日第3375(XXX)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十日通过的最新决定，都表现了同样的精神。

埃及一贯认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应该被邀请与其他有关各方同等的地位参加联合国所有关于中东问题的讨论，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是中东问题的主要一方。

以色列空军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日发动的野蛮攻击是对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肆意侵犯，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国家恐怖主义罪行。

以色列的三十架军机对黎巴嫩北部和南部的纳巴提亚、巴雷德河和巴达韦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轰炸一小时以上。根据初步估计，无辜死难的平民有九十二人，其中儿童十二人，妇女十八人。还有无辜平民一百六十人受伤，其中有十五名儿童、三十名妇女。除人员伤亡外，还有学校、托儿所和非军事设施受到彻底摧毁，其中

还包括救济工程处建在难民营内的建筑物。

我们不能不问，以色列军方以这些手无寸铁的难民为对手，打的是什么胜仗？以色列政府对难民营中的平民、妇孺采取的是那一门子的预防性报复行动呢？

每当以色列不能强迫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接受它的立场时，它便要“表现一下实力”这已经成了定例了。两天以前，安全理事会才在S/11663/Add.18号文件内发表了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关于黎巴嫩——以色列停战线的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份报告。该报告明白指出以色列部队每天在白天继续占领黎巴嫩方面的五个据点，同时以色列部队多次越界进入黎巴嫩。

这一次，以色列找不到任何借口，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只能说：

“……为了警告巴勒斯坦人不得因联合国方面的发展而受到鼓舞，对以色列进行进一步的攻击，以色列飞机轰炸了黎巴嫩境内的可疑游击队基地”。

以色列这种狂妄、野蛮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说明以色列甚至懒得为它的侵略制造借口。

以色列部队向联合国一个会员国并向难民营中手无寸铁的妇孺进行恐怖行动、屠杀和恫吓，对此安全理事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和世界社会，不能袖手旁观。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是一次恐吓和挑衅事件，只会再度引发中东循环报复的暴力事件。最近以色列扩大袭击黎巴嫩的最新事例，损害了正在中东寻求和平公正解决的努力；至于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是对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国际法和国际道义各项原则的公然违犯，便更不用提了。以色列现在必须了解到，它的侵略政策是徒劳的，是自拆台脚的，只会引起更多暴力。在中东达成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办法，是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及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并执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行动将对整个中东的和平结构产生严重影响。以色列有计

划地侵犯黎巴嫩主权，对中东已经取得的和平结构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虽然这个和平结构还是暂时的，逐步的，但它是那些致力于用和平代替敌对、用正义代替复仇、用法治代替狂妄的人艰苦经营的结果。

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不会看不出以色列政府的行为不负责任的程度。不幸的是，以色列政府的行为显示出目空一切的侵略性和可怜的短视。以色列没有了解中东冲突的基本原因，没有抓紧最近在该地区造成的形势所提供的机会，再次表现出它不能吸取自从一九七三年十月以来受到恳切劝戒的许多教训。

该地区取得和平的机会减少不应归咎于被逐出的、被剥夺权利的、长期流亡在外的巴勒斯坦人民。应该归咎于以色列短视的、自拆台脚的、恫吓别人的战争机器。以色列想怪罪的巴勒斯坦人民不会忘记它们所受到的极大的冤屈，他们不会忘记他们的财产、土地、城镇以及归属感都饱受摧残。以色列必须向和平迈出第一步。但是，今天安全理事会要审议的是以色列飞机向一个主权会员国进行的早有预谋的大规模行动。这个行动直接针对的是无辜的黎巴嫩平民和巴勒斯坦平民。由于这样，我们不能不把这种行动指为从根底里威胁到中东和国际安全的侵略行为，应该毫不留情地予以谴责。

安全理事会肩负着它的责任，曾多次谴责以色列向黎巴嫩发动的特定侵略行为。但是以色列军事体制似乎仍然不肯放弃向黎巴嫩蛮横地使用暴力和进行威胁的手段，严重地影响了中东取得和平的一切机会。

埃及期望负责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安全理事会对以色列采取有效和强硬的措施，制止以色列向黎巴嫩和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野蛮的侵略攻击。

在以前的类似事件中，安理会确认黎巴嫩的不可侵犯和领土完整。此外，安理会一再警告以色列不得侵犯黎巴嫩领土。我不用把从第262(1968)号和第280(1970)号决议起，至第347(1974)号决议止的一大堆决议念出来。

我们今天在黎巴嫩——以色列地区目睹的是以色列藐视安全理事会的权威，可

恶地重复其目光短浅的作法。

国际社会还没有忘记以前以色列违背国际法、蔑视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而犯下的恐怖主义行为。

在以色列惯常地违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漫长历史中，我们对若干次最近发生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动记忆犹新。 我们有理由质问：到底是谁把恐怖主义带到中东来的？ 到底是谁把恐怖政策作为政府的政策来施行？

埃及曾一再公开警告以色列不得以任何方法向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企图进行侵略或实际进行侵略。 因为埃及认为这些行动即是对埃及的直接侵略——我重复一次：是对埃及的直接侵略——也是对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直接侵略。 为了体现这项政策，埃及在本月一日又向以色列发出了一个强烈的警告，反对任何外国干涉或侵略黎巴嫩。

早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埃及就警告过以色列的自欺欺人的盲目政策。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五日，埃及外交部长就在这个议席上说：

“如果没有放弃兼并主义的阴谋；……就以为这个地区会有和平……这简直是天真的想法……”

“如果以色列未能……在它的四周建立起和平的条件，那是因为以色列坚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第一七六六次会议，英文本第37页。）

令人感到困恼的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一种开倒车的情况，与世界上最负责任和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期望背道而驰。 通过对黎巴嫩一再进行的侵略，我们今天亲眼看到了一种恶意的和敌对的政策，只足否定在该地区进行的一切有建设性的行动，并阻碍任何设想到的朝着最后在中东实现和平与正义的方向迈出的步骤。

同时，当埃及将这些事实摆在安理会和整个国际社会面前时，它说它现在要以色列对中东局势的恶化负起完全的责任。 埃及认为这种侵略行为是公然违反缔结

叙利亚和埃及前线脱离接触协定所根据的精神。

显然，以色列在其最近的侵略行为中，暴露出它的虚伪和欺骗。它等到叙利亚同意延长联合国脱离接触部队的任务以后，便立即进行这次侵略行为。鉴于这种虚情假意的政策，我要在这里重申，埃及认为以色列政府要对这次侵略行为的后果负起完全的责任。

将来怎么办，要由以色列自作取舍，希望它能作出明智的决定。不过，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如果以色列一意孤行，还要执行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以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和过时的政策，那就必然会对中东和平的机会发生不利的影响。对于军事行动升级的责任，以及对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希望所发生的一切影响的责任，是要以色列来承担的。

让我把下列情形对以色列政府清楚地明白地重说一遍：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不断进行的侵略，对于在中东达成和平的机会，有直接不利的影响。

我要向安理会再说一点，那就是这种升级，将对该地区的和平机会，和对和平解决的希望，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令人遗憾的。首先要由以色列，而不是别人，在和平与战争之间作一抉择。如果以色列选择了和平，它就应该立即停止不负责任的行为。我要再说一遍，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必然会扼杀在该地区达成公正持久和平的一切努力。

最后，我要及时提醒并发出紧急的呼吁。安全理事会必须执行其宪章规定的职责，来扭转走向混乱和爆发战争的局势。安理会面对着以色列国家恐怖主义，狂妄自大的官方政策，应使以色列循规蹈矩，并确保以色列立即停止其疯狂的政策，这种政策只能造成更多的暴力和使和平的希望化为泡影。

主席： 下一位发言人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阿拉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在开始发言的时候，我要先热诚欢迎为解放其被霸占的领土而进行斗争的英勇的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团。安理会第一次有了该代表团参加工作，证明了安理会终于遵循了与以前大会和很多其他国际组织所遵循的同样的道路——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因为它让一个英雄人民的合法代表有机会参与处理与该人民直接有关的事务。这个行动发生在前两天安理会通过的历史性决议之后，而该决议也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有权参加将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开始的关于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的辩论，所以这个行动只不过是证实了安理会主席就这个直接有关方面参加辩论所作的说明中反映出来的决定和了解。

在安理会通过上述延长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任务的决议之后不到四十八小时，以色列竟又接连派出一批一批的战斗机去轰炸黎巴嫩南部和北部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据美联社引特拉维夫以色列军事方面的声明，说这是为了要强调“以色列只愿在战场上和巴勒斯坦游击队见面”。

根据初步报导，这次以色列对于平民人口所作谋杀性侵略行为的结果是，有一百多人死亡，大半是儿童、妇女和老年人，有近二百人受伤。后来的报导不幸指出死亡人数远不止此，而且物质损坏非常重大，这是黎巴嫩代表在这次辩论开始时向安理会报告过的。

这当然不是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境内巴勒斯坦难民所犯的第一次罪行。从它不幸被移植在该地区开始，以色列始终进行着一个恐怖和侵略政策。但要紧的和实在令人震惊的是，以色列这次的野蛮侵袭并没有用报复作为虚伪藉口，甚至没有用对付解放战士的预防行动作假面具，而是依照上述以色列军方的说法，用来对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无异议通过的安理会第381(1975)号决议还以颜

色，因为这个决议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开始的关于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的一般性辩论。

这样，只不过是要求就这个问题以及让所有有关方面参加这个辩论的明显需要作一次辩论，以色列的答复居然就是大规模地空中轰炸黎巴嫩和难民营里的巴勒斯坦人民，集中住在这些营房里的都是以往以色列侵略的受害者，都在等待恢复他们作为人类的权利。以色列未能阻止安理会邀请巴勒斯坦人来参加关系到他们自己命运的辩论，所以它就决定把他们消灭，继续对他们进行有系统的种族灭绝政策。不幸——这是对以色列来说——巴勒斯坦人民不能这么容易就消灭掉，不管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他们进行多么剧烈的袭击。

巴勒斯坦人民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现实，它的存在远远早于在该地区建立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那个阴谋。以色列在预防未来巴勒斯坦人抵抗行动的虚伪藉口下，对黎巴嫩一再犯下的罪行，日益受到大多数国家以及世界舆论的谴责。现在每一个人都了解到以色列作为一个领土扩张主义的侵略者企图征服和控制该地区的真面目。现在所有人都认识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不真正愿意和平。他们实际想要的是不折不扣地兼并所占据的阿拉伯领土。他们知道只要巴勒斯坦人民存在，他们就不能达成以色列的领土扩张主义美梦。因此，他们的妙计干脆就是尽量消灭掉这些人，而把剩下来的驱散到世界各地。

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所进行的恐怖主义空袭，严重地违犯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事实上，美国在东南亚的侵略结束以后，越南和柬埔寨的人民获得了胜利，现在就只有以色列这个政权在有系统地公开作为政策来对其他国家和领土进行罪恶和野蛮的空中、海上和陆地侵袭。不但如此，从本届大会的工作和讨论中可以清楚看出，以色列还遥遥领先地保持着联合国会员国中受谴责次数最多的记录。要是从它的面积来看，这个记录可能会使人大吃一惊。无论如何，

以色列不断作出的侵略罪行在比例上远远超过它的面积和重要性。以色列拦阻在中东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拒绝遵守联合国的任何决议，并坚持继续进行领土扩张政策和在所占据的阿拉伯领土上定居。它不但拒绝从它以武力和侵略霸占的这些领土上撤出，而且根本否定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巴勒斯坦人民不但是一个现实，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似乎除以色列以外所有人都承认的一个现实。事实上，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和它拥有自己国家的权利正是建立起以色列的那个联合国文件所承认的。以色列对这个文件置之不理，只是证明它拒绝接受它自己赖以生存的那个联合国文件。

以色列阻碍了所有为和平而作的努力，说什么它不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巴勒斯坦人的代表。以色列有什么权利来决定谁代表其他方面呢？只有巴勒斯坦人民才有权决定谁是他们的代表。这里我只能评论一下安理会一个理事国代表的话，他在解释为什么投票反对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时候，说那是因为并没有举行公民投票来选出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我不知道安理会这个理事国的代表是否很清楚，巴解组织是占领区内外巴勒斯坦人民的选定代表。这是由所有阿拉伯国家所决定的，由所有非洲统一组织国家所决定的，由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的一项决议所决定的，所以我们最好还是让巴勒斯坦人决定谁代表他们吧。

以色列提出谁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目的是想拖延真相的出现，因为那时它所说的希望有和平的那些话就要面临考验了。因为它应该事先知道，如果没有巴勒斯坦人民的参加，如果他们的民族权利不能获得承认或实现，如果以色列不从所有它占据的阿拉伯领土完全撤出，那么就不可能在中东建立真正的和平。

以色列以拒绝执行的方式开始了它长期以来蔑视联合国决议和决定的记录。随着时间的过去，每逢通过这种决议，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就立刻发言来正式宣布他们没有遵行的意思。到后来，这种蔑视竟变为了宣布无意遵行之外，还加上在讲台上而郑重其事地撕毁他们不愿接受的文件。

以色列今天的反应还要更为不幸。以色列对决议的反应是轰炸和杀害决议想加以援助的那些人。我们认为以这样的升级比率，下次对于批评或谴责以色列的任何决议的反应就会是轰炸联合国总部了。

任何一个本组织会员国，无论大小，都不能肆无忌惮地超越一定限度而不受谴责或惩罚。以色列很久以来就远远超越这个限度了。安理会作为负责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主要机构，不能让以色列的战争罪犯坚持他们的恐怖和侵略政策而不加惩罚。安理会不但必须最严厉地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境内无辜平民男女及儿童的怯懦的谋杀性空袭；而且应该提出一个非常严重的和最后的——事重复，最后的——警告，让这个职业侵略者清楚了解，除非它终止自己的罪恶行动，安理会就会

依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对以色列实行最严厉的制裁。

如果安理会要名符其实，就必须采取必要措施，来制止以色列的侵略，保证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平安和安全。

你们安全理事会已经决定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就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举行一次全面性辩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将会参加这次辩论，以期保证在执行大会和安理会所有有关决议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以色列怕有一个真正和公正的和平，所以已经宣布要抵制这次辩论了。但是，侵略者故意缺席丝毫不应减少关于建立这个公正和持久和平的需要的迫切性，这种和平是人们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它的基础是执行联合国各项决议，其中当然包括同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有关的那些决议，和关于从占据的阿拉伯领土完全撤出的那些决议。

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最近的这次罪行并严重警告以色列停止这种侵略行动，这是安理会的份内之事。以色列侵略者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所作的野蛮空袭是要表示他们对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安理会第381(1975)号决议的蔑视，并想借此拦阻该决议所决定的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的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的辩论。其实他们的怯懦罪行倒使这个辩论更为迫切了，使巴勒斯坦人民的参加更有必要了。

主席：现在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发言。

阿克勒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首先，我要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向欢迎我们代表团参加安全理事会辩论的理事国表示深切感激。这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的一个历史性时刻，因为这是这个庄严的机构第一次听到了他们的正式声音。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发生了悲惨的情况而召开会议，我们代表团还要进一步阐明安全理事会所采取的这一步骤的意义。

联合国大会本届会议在第 3376(XXX) 号决议中重申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在其家园的自决和民族独立权利的第 3236(XXIX) 号决议，甚至制订了履行该决议的方法。大会仍在辩论中东问题，这个问题是由于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占领了巴勒斯坦余下的部分以及属于埃及和叙利亚的领土所造成的。特别政治委员会仍然在讨论以色列在占领领土内的所作所为，这些作为已为以色列侵害占领领土内居民人权措施特别调查委员会所揭露和谴责。安全理事会刚刚决定在一月十二日辩论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安理会主席并发表了一份声明，大意是说一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团将参加辩论。巴勒斯坦人民取得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支持，他们在斗争中大踏步地迈进，在政治上取得了胜利，孤立了以色列，打击了以色列。《纽约时报》昨天的标题清楚指出了这个事实。在联合国为了在中东重建和平与安全而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取得了所有这些重大发展的时候，中东的战争疯子以色列却悍然装聋扮哑，拒绝在中东重建久已被摧残的和平与安全，继续以道道地地的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手段，对曾经在一生之中二度沦为难民的无辜的巴勒斯坦人民以及和平的黎巴嫩村庄进行了空前大规模的屠杀。

据以色列的官员说，这次残忍野蛮的屠杀既不是报复行动，也不是惩罚行动。它只不过是一项预谋的、预防性的行动。

让我根据我们代表团所收到的报告，扼要地叙述一下这次野蛮袭击的详细情形。

以色列空军向特里波利以北位于巴雷德河和贝达维的巴勒斯坦营地发动了野蛮的袭击。空袭长达四十五分钟，是由三组鬼怪式和空中猎鹰式攻击机执行的，每一组有八架飞机。袭击所用的火箭重500、2,000和3,650磅，长2.15米。它们又使用了曾用于越南的那种圆型杀伤炸弹，每一个炸弹有3,000枚小子弹。敌人还使用定时炸弹，计划在袭击后一小时爆炸。但是，这些炸弹都已被我们的部队拆除。它们又用机枪向逃避炸弹的平民扫射。

敌人又在黎巴嫩南部的纳巴提亚区发动另一次袭击，目标是纳巴提亚营地的小学，卡尔巴特·图尔、杜瓦尔、佐塔尔和卡拉·蒂比尼特。除了这些营地以外，这些黎巴嫩村庄中没有巴勒斯坦人。

空袭由三组飞机执行，每组四架飞机。死伤如下：在巴雷德河和贝达维：五十七人死亡，其中四十二人是妇女和儿童；一百四十七人受伤，其中九十二人是妇女和儿童。在纳巴提亚，死伤如下：十七人死亡，其中十一人是妇女和儿童；二十三人受伤，其中十五人是妇女和儿童。在纳巴提亚区，大部分伤亡是黎巴嫩平民。

他们用美国飞机、火箭和炸弹来进行这些野蛮袭击。飞行员是美国军事基地训练出来的。

这些事实和数字足以说明事情的真相，不需要再加以引伸或解释。多年以来，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巴嫩人民遭到以色列的野蛮袭击，但他们不会屈服于以色列的征服政策，也不会为之动摇，即使以色列的袭击将黎巴嫩象卡尔巴特·图尔这样的村庄整个夷为平地。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巴嫩人民之间的团结是坚强的，面对着以色列的袭击，他们的团结更为牢固。

二十八年来，巴勒斯坦人民不是过着流亡生活便是在以色列的统治之下，他们的存在仍然被犹太复国主义敌人所否认。他们的巴勒斯坦祖国所有土地都被以色列霸占。从赫尔茨尔到韦茨曼，从本-古里安到拉宾，当然包括达扬和麦纳赫姆·伯金，他们的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都为我们带来了悲惨的遭遇。

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执行其巴勒斯坦计划的时候，首先造成人口动乱，用武力占领大部分巴勒斯坦领土。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刺刀下，大部分当地居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此后，犹太复国主义便推行下一步计划，想消灭巴勒斯坦人民，使他不成为一个政治整体。他们的做法是：必须忘掉巴勒斯坦这个名字；必须否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必须有计划地毁灭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阿拉伯传统；必须设立更多的阿拉伯居民点；必须摧毁在以色列统治下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士气，将他们的土地财产充公，大规模拘捕他们，赶走当地居民，阻碍年青人在智能方面的成长；必须藐视和践踏承认我们有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的联合国决议，而且必须忽视和诋毁联合国对以色列的一再谴责。

犹太复国主义无法在政治上消灭巴勒斯坦人民后，便开始消灭我们的肉体，想灭绝我们。

不管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和计划多么残忍野蛮，我们是不会屈服的。犹太复国主义最近被大会谴责为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它是原始时代的一种思想，充其量也不过是中古时代的思想而已。它是退步的，背逆时代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挑战所作的反应便是最好的证明。

我们颠沛流离，因此，我们创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个组织现在已被国际社会赞誉和承认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我们穷途末路，因此我们表现了战斗的意志，决心同敌人针锋相对，直到我们的不可剥夺权利，得到承认和实现为止。我们饱受冤屈，因此我们展开了正义的事业，最终的目的是达成一个建立在互相接受而不是排斥、共同生活而不是单纯种族、容忍而不是宗教上的犹太人区的基础上的解决办法。为了解放我们被以色列统治的人民，我们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制定了一个民族解放纲领，其目的除了别的以外，是在所有已经解放的巴勒斯坦领土上设立拥有国家主权的巴勒斯坦当局。

这就是巴勒斯坦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挑战所作的答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亚

西尔·阿拉法特主席的领导下，在所有爱好和平、反对种族隔离、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人民的支持下，将继续加强武装斗争，直至我们在巴勒斯坦祖国行使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权利为止。

在我快要结束我的发言的时候，我不能不向美国代表说几句话——虽然他不愿意听巴勒斯坦人对他的责骂的回答。他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了猛烈的，甚至是有些气急败坏的攻击，但是我们不会为此难过，也不会感到奇怪。美国政府对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民族愿望所采取的敌对态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差不多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我们已习惯了美国的敌对态度，我们不怕。美国代表所用的是冷战的语言，他一定是个老牌冷战战士。

让我提醒他，他的仗是打错了，他跑错了防线。他攻击的是遭受其盟国以色列迫害的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正在使用他的政府的尖端飞机、火箭和飞弹攻击我们。不管怎样，我要向美国代表保证，今天的所谓恐怖主义者，明天就将同他们的犹太兄弟一起，成为获得解放的巴勒斯坦的统治者，统治属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没有种族或宗教歧视、没有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巴勒斯坦。

下午七时二十分散会。